

五福

辛巳
豐

樟
叶
◎
著

作家出版社



五福

李四史



樟叶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福/樟叶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ISBN 7-5063-3214-0

I. 五… II. 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690 号

五 福

作者: 樟 叶

责任编辑: 潘 婧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60 千

印张: 16.5

插页: 6

印数: 001-20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14-0

定价: 2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有关《五福》的通信

——代为序

莫 言

P.Y.兄：

您推荐来樟叶先生所著长篇书稿《五福》用三天时间读毕。掩卷沉思时，感想纷纷，难以分条缕析，散漫道来，与兄共赏析，并盼得便时与樟叶先生面谈一次。

此书以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夕之历史事件为写作素材，气魄宏大，立意高远，探微钩沉，再现了那风云变幻、豪杰四起、国家自在十字路口、四万万人民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之复杂历史局面，读之让人不时生出身临其境之感。《五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革命演进过程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让人感受到他们才是革命波涛高潮迭起的始作俑者。书中绝少出现领袖级人物的运筹帷幄、演讲家的慷慨激昂，用大量笔墨描写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和知行实践，还原“革命”二字的应有之义、展现农工兵学商灵魂深处的革新情结。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随之响应者，竟不是沪、穗等濒海临江、信息畅通之大码头，而是在西安这相对闭塞的西部城市。而其行动之迅速，计划之周密，斗争之英勇惨烈，有甚于武昌起义之处多矣。陕西革命之成功，不仅与民国创建厥功甚伟，即是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示范借鉴之意义。深究其因，社会薄弱环节的链条总是不牢固的，是根本性的因素。同时作者力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这场革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近年来有关武昌起义的文学、影视作品，已成泛滥成灾之势，今明两年描写陕西起义的作品鲜有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樟叶先生的这部《五福》是一本及时的著作。我预感到此书出版之后，会引起文学及影视制作方面的注意，如有好的班底将此书

故事搬上银幕,很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收视热点。

与武昌起义主要依靠了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势力不同的是,陕西等中国西南西北省区则主要依靠哥老会在新军中之秘密组织,没有哥老会龙头老大们与同盟会的通力合作,就没有陕西举义的成功。这是陕西革命的独特性,也是后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之滥觞。所以欲要研究辛亥陕西起义,必先研究哥老会在陕西乃至西南西北各省之活动情况,欲要创作以辛亥陕西举义为素材背景的文学作品,亦必先将哥老会这本社会大书烂熟于胸方能腹中有局、下笔有神。樟叶先生生长在古都长安,在中华文史积淀中浸淫多年,于地方风情、文史掌故、世事沿革,无不熟谙,所以《五福》几乎笔不离“哥弟”,就成为必然的了。但书中的“哥弟”,并非现代版所注释的“哥们儿义气”,而是被历史有意或者无意遗忘了的、城市最下层老百姓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称谓,变成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代名词。

不才多年前曾读过一些陕西文史资料,脑中尚留有些微印象。《五福》所着力刻画塑造的主人公刘五,似乎是以陕西举义之首要人物、哥老会中最孚众望的龙头大爷,革命后被推举为兵马都督的张云山为模特。云山出身贫寒,经历传奇,举义时指挥若定,大略雄才,目光与胆识远胜于一般的袍哥、舵主,是陕西革命之中流砥柱人物。举义成功后又率部西征,在乾县之役中力守危城,牵制敌方大量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线战役,确保了省府安全,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西路战役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也为他赢得了“三秦名将”之声誉。局面初定后,他马上能顺应历史之潮流,忍痛割爱,不惜自己多年在江湖中经营树立之威望,为公为国,取消了哥老会这一带有深厚封建色彩和极大野蛮破坏性的行帮组织在全省各地的码头,割除了赘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使众多的哥弟回归民间社会,为黎民百姓解除了巨大苦难。当然《五福》不是历史教科书,刘五也不是张云山的化名替身。辛亥革命本身已经足够波谲云诡,张云山的生平事迹已经相当浪漫传奇,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作者的剪裁融会,想象提升,所成就的《五福》,就是一部可读性甚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的应时之作了。

让我们先从书名谈起。“五福”者,按刘五之父所言,“五是天下最大的数了。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地有五藏,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间是人;情有五礼,仁义礼智信;财出五服,太爷父子孙;人有五福,酒色财气再加上终老白喜事。你的名字单取一个‘五’字,本意是希望你成人后立天地中,行规矩事,有完整人生。”这铿铿锵

锵之话谈,不惟是一个封建时代乡村知识分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肺腑之言,也是那个世界之人的世界观念、道德理想之集成。刘五将父亲的临终嘱咐当作金科玉律,并为之奋斗一生。这些箴言法语,究其根源,显然是脱胎于儒家之纲常伦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究刘五一生,虽有顺乎潮流,参与推翻帝制之义举,但骨子里还是个受封建意识影响,把革命中当良将、革命后当清官作为自己最高追求的“旧人”,即便是在失意官场后所产生的那些归隐山林做隐士的想法,也未脱出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他的思想与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最进步思想的孙中山等人物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这也就是他在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全国掀起反袁浪潮时犹豫观望、只图自保的真正原因。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刘五,我们也没有理由让作者把刘五写成蔡锷。刘五的思想局限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也正因为这局限,使我们的作家顺水推舟般地塑造出刘五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典型人物。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刘五式的人物,在当今政坛依然存在;刘五式的悲剧,依然在改头换面地重演。但毫无疑问,刘五是可爱、可敬的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英勇、果断、机智、忍辱负重、以屈求伸,是一切干大事者必备的品格,乃至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时那种阴险和毒辣也呈现出某种迷人的魅力。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如此说来,刘五这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也许正是作者要努力挖掘的。

关于刘五这个人的功过,以及此书中所塑造的诸多生动人物形象,读者自会判断其是非。关于此书的思想意义以及认识价值,在《五福》这部小说所创造的“梦幻工厂”中,我们可以看见活泼灵动的士兵,可以感觉到黄土文化的历史厚重,可以体会中华文明的不息源流,可以聆听社会进步的坚实脚步,我们都没有必要代替读者总结。我想只就此书在艺术方面的几个特色略加点评,供你与樟叶先生参考。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我感到樟叶先生继承了中国小说史上那种淳朴但似略事夸张的“讲古”风格。《文心雕龙·总论》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人针对散文所写之零碎随笔、杂记等统称为“笔记”。此种文体自由活泼、晓畅自如,亦庄亦谐,饶富趣味,后为小说家借鉴,便成为说部、演义类小说叙述风格。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讲故事的调调。讲古、论古,讲的就是过去的故事也。我等作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阅读西方翻译小说,虽令眼界



大开,身体力行,意欲改革鼎新,但也因“食洋不化”,一味模仿,制造出诸多克隆文章,而于中国小说之诸多传神手法,丢失殆尽。时至今日,方才觉悟,虽为时未晚,毕竟浪费了诸多时光。樟叶先生土花斑驳之小说笔法,正如百姓生活的家织棉布,看似破旧,其实正吊诡地符合了新潮。恍然忆起,我们去年与樟叶先生小聚,听他谈此小说构思,说道很多是小时听老人讲故事的记忆,因而小说才有此趣味。

我想,所谓“讲古”,大概可以理解为历史小说。而历史小说的源头,绝不是官修正史,而是民间口头传说。而传说的过程也就是传奇的过程。崇拜祖先,敬仰祖先,似乎是人类的本能,在被儒家忠孝思想浸淫数千年的中国,此风尤炽。人们对生者无比苛刻,对死者却极度宽容。人们极不愿承认当代人的成就,却愿意把古人的事迹渲染,夸大。即是被共识为信史的《史记》,其中也多有夸大失实之处。中国人的这种对待历史和祖先的态度,为我们的“讲古”小说确立了一个最根本的特性,那就是建立在民间口头传说基础上的传奇。而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的可读性,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中祖先的辉煌业绩与不肖子孙苍白人生两相对照并产生激励作用的根本原因。

基于前面这些浅陋的分析,我不揣冒昧地推想:《五福》来源于热炕头上口口相传的家族故事与记录了当事者回忆并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史资料,这就使小说具备了写作者知道真假参半,阅读者全然信以为真的最佳效果。如此推想,不知兄以为然否?

除了如前所述的“讲古”调调外,窃以为《五福》还具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当然,也就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五福》的讲古腔调,择出来分析,是为了我们更具体地感受欣赏。

第一点是《五福》中的大风景描写。中国古典小说,多不做琐细风景描写,即使提到,也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西洋小说则擅长此道,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俱不吝笔墨,详加描画,直欲纤毫毕显后止。樟叶小说师承古典,不坠繁琐描写之滥套,但较之古典略加渲染,形成独特韵致:

“八月的伊犁草原草深花香,大片大片的白杨林散落在高低起伏、一望无际的宽阔牧场上,雪山冰川融化而来的河流在草原上曲折蜿蜒……”

“初冬的渭北高原丘陵沟壑,高低起伏的黄土坡上稀稀疏疏地散落着黄土垒起的村舍,大片的槐树林树叶已经脱落,苍劲的树干和盘踞断壁残垣上的荆棘在寒风

中微微颤抖着，田垄里的麦苗却泛出绿色……”

“三清观背靠巍峨华岳，面临关中平原，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山河壮观……从秦岭山脚绵延到北塬坡边，东西长百十里的杏树柿林，多是百年老树，枝干沧桑，碧叶茂盛，空气、流水、林木清静，一尘不染……”

“六月关中，乡间新麦入仓，伏桃上市，西瓜将熟。秦岭脚下绵延数百里的水稻田里，秧苗齐楚楚、绿汪汪，洛惠灌区的玉米刚刚破土露苗，旱塬上农夫们正忙着撒谷点豆，田间道旁的柳树在灼热的阳光下纹丝不动。军政府虽然强制禁烟，但塬背后、沟道里、人迹罕至的远郊旷野，罌粟花依然含苞怒放……”

通过上面的引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樟叶先生的风景描写，似乎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鸟瞰着眼底的平川旷野，这样的视角，宽广辽远，有横扫千军如席卷之势，形成一种博大壮美的风格。也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与《五福》所讲述的故事相匹配。

《五福》的第二个艺术特点，我觉得是作者对于大场面的营造。无论是攻克满城之仗，窑店阻击之战，还是乾州宋城之役，都写得刀光剑影、山崩地裂、有张有弛、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作者胸中的大格局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书中关于刘五坐观秦腔、粉碎暗杀阴谋的一章，写法与他的战争场面描写大不相同，但同样是一种大场面营造。台上轻歌曼舞，台下谈笑风生，百里之外的道观则显得刀光剑影，几个场面来回切换，辗转腾挪，自然疏朗，由此越发可见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

《五福》的第三个值得称道之处，我认为他纯熟地运用经典的白描笔法，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

“姑娘头戴竹笠，月白布袄紧裹在苗条的身躯上，腰间系着印花蓝布小围裙，裤脚翻起到小腿肚上，在烟波浩淼的湖面上，身体随着波浪依着桨橹左右摇晃，上下起伏，……”

虽未对姑娘的面貌进行一字的描写，但一个江南窈窕女子的美好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又有：

“‘老道’时年四十岁，军中兵痞的特点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墩厚的六尺身材，饱经风霜的一脸横肉，粗壮的腿脚，圆锐突兀、目空一切的牛眼睛。跟在身后的几个兄弟身体各异，高矮不同，但都腰缠三寸板带，手执短棍链枷，指扣铁箍利铐，凶相毕露……”一群兵痞恶棍仿佛就在眼前。还有：

“合体的白丝绸高领窄袖短衫，领角和衣摆绣有月白竹子图案，配黑绸落地长

裙。乌黑的短发,手腕上一对翠绿玉手镯,肤色比三十多岁的女子显得年轻许多,白皙的瓜子脸上眉毛轻描,高挑鼻梁,微微上翘成月牙的嘴角,一对水色大眼睛……”

刘五的至爱美菱至此也是呼之欲出了。

《五福》的第四点好处我想是他准确、充满感情的风俗描写,譬如他描写戏园子街道两侧的小吃摊:

“……哨子面摊当街垒起一口大锅,亮开八尺长的面案,滚动六尺长的擀面杖,抄起二尺长的捞面筷,抡起一尺长的调羹匙,撒一把香葱,抹一板油泼辣子,地道的长安哨子面就出锅了……”

是不是仿佛嗅到哨子面的香气?

《五福》的第五点令我欣赏之处,是作者对方言土语的大胆运用,譬如:“人称大哥是人尖尖儿、义杆杆儿、胆团团儿……”“把个脚趾头也磨出个血泡泡,腿腕腕也困成个细杆杆,一挂肠子饿成个细溜溜……”这样的来自民间的鲜活口语,毫无疑问地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同时也非常符合“讲古”小说的草根性。

下面,我们该探讨《五福》尚待完善之处了。我首先要谈的,依然是语言问题。樟叶先生的语言,好处已在前面论述过,我感到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作者似乎把注意力放在了让对话承载故事功能方面,而忽略了通过人物的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一重要功能。另外,有某些叙事语言,文白夹杂,略感冗赘,有待驯化。如果是一部翻译腔调的小说,对话的个性化与否,基本上无碍大局,但对于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讲古”小说,这个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五福》一书,人物众多,出身各异,人物之间的对话,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者尽管在让人物的语言“毕肖其口”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读来仍嫌不足。

第二,《五福》作为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故事的起承转合,脉络并不是特别清晰。如能多分些章节。每节用小标题加以提示,或可使此问题得到改善。

总而言之,《五福》是一部厚重的、有个性的作品,希望作者能再费些精力,使之更臻完美。

以上所言,随感而发,仅供兄与樟叶先生参考。

2004年12月21日



第一章

农

历壬子年,也就是民国初年(1912年)清明前夜,秦岭山脚下一个名叫“刘家堡子”的偏僻小村落沸腾了。连续十几天来,省城“反正”的新军官兵一队一队地从城里来到刘家堡子安营扎寨,村庄通往外面的小路彻夜被松明火把照亮,村子中央一处宽敞的打麦场上空高挂着八盏汽灯,把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连续几天在热闹喜庆气氛中度过的村民们进入甜蜜的梦乡。汽灯下一字摆开五张八仙桌,中间的三张桌子上摆着祖宗牌位、香蜡纸裱,高脚银托盘里码起八色果品,朱漆食盘中供奉着猪牛羊三牲供品。后面端立五位穿灰呢军服、登高腰马靴、佩黄丝绶带的军官,两侧的桌子上各斜卧着一柄发亮的黄铜铡刀,刀把上特意用红绸扎起五朵鲜艳红花。十几个士兵忙碌着修整场地,准备天亮举行神圣的祭祖活动。

刘家堡子不过百十口人家,秦岭沟沟壑壑流出的河水在这里形成不规则的天然河网,静静地流淌着。河水流经处把土地自然分割成厚厚的草甸、茂密的树林、别致的荷塘、肥沃的稻田,构成一幅雅致和谐的乡村风景画。山坡根儿绵延着宽约数公里、长却望不到尽头的柿树杏林。这里的乡民大多有自己的几亩稻田一片柿林,生活还算殷实。虽有几位财主,但东家都在省城做生意,年终收租时回乡小住几日,乡俗民风像村后那条河一般平静。辛亥年城里闹革命,乡下着实惊慌了一阵,男人们为头

上辫子的去留唉叹着，惶惶不可终日。女人和孩子则用呆滞幼稚的目光盯着男人们，她们听说剪辫子还是小事，革命就是砍脑袋！就是血流成河！一时间村子里的空气变得如同夏天暴雨来临前一样的凝重。夏天的雨来得急走得也快，几天后传来消息，在城里起兵闹事的兵马大元帅竟是同村的乡党“号子刘五”！浓浓的乡情启迪了村民们对“革命”二字的认同理解，一夜间全村男人都剃成光头，家家淘白米炒酸菜，户户换窗纸写对联，像是地里收新谷、圈里添槽口，有说不出的欣喜。接着公推几位年长者以乡亲、族亲、姑表舅亲的身份带上礼帖，凑足份子，拉着红豆玉米渣等土特产，套上骡马大车进城庆贺。几天后贺礼的人回村，证实了刘五起兵反清，担任省国民革命军“兵马大督都”的传闻，向村民们讲述了督都府的排场、海参的美味等。同时还言明大帅军务繁忙，无暇会见乡党，但派副官长给每户带回五块银元，以资回谢。虽说钱不多，却明白地告诉人们“大帅”心中浓郁的思乡之情。并言明来年清明回乡祭祖，凯旋故里，重谢乡亲。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刘家堡子仿佛成了当地远近刘姓人家的“祠堂”，加上沾亲带故、地方官绅、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从此络绎不绝。麦场上的祭坛就是为刘五省亲祭祖准备的。

“号子刘五”字云峰，时年三十七岁，中等个头，结实有力的下巴托起精巧的长脸，具有雕塑美的高鼻梁、浓眉下的大眼睛，光头圆脑上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和淡褐肤色，流露出职业的倔强、行武中人特有的力量和勇气。刘五原是清末新军一标营中司号手，人称“号子刘五”。从军后加入“哥老会”，由于他做事果断，敢作敢为，深得兄弟们信任。大约在他二十九岁那年，军中一伙夫长的妻子遭到一名叫左善的八旗营军官凌辱投井自尽，众人披麻戴孝抬着棺木状告到陕甘总督衙门，因左善与京城有些关系，一位参军爷虽口头表示要以祖宗制定的《钦定军规》从严处置，未了却仅以“训诫”草草收场。刘五也不明白这位受害者的丈夫如何找到自己，并在“菜根香”酒楼摆了酒席，见面就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响头，失声哭诉：“古人云‘师为律用’，大清军律废弛，坏人当道，弟汉小力薄（‘汉’为陕西对男子的称谓），杀妻之仇难报，枉在人世！望大哥替弟做主、替天行道！”

刘五嘴角露出会心的微笑，自己几天前刚当上哥老会的“香长”，就有人找上门来。但山堂严密的“纲常”约束他此刻既不能给对方亮牌子，也不能讲暗语，于是很快又摆出严肃的表情，双手扶起跪倒在地的求助者，说道：“兄年长于我，弟怎敢乱了辈分？家嫂横遭不测，世人不平，此事官府已有定论，兄不找官而求我一军旅小卒何

故？”

“弟观运世推移，官官相护，官司打的是银子，王法大不过面子，求官何用？弟入新军十载虽居粮草小吏，可谓对朝廷尽心尽力，却连自己的婆娘都保护不了，惨遭八旗兵奸杀。人称大哥是人尖尖儿、义杆杆儿、胆团团儿，惟有大哥能帮我报此家仇，请万万不要推辞，弟当三生知恩图报。”说完又跪在地上磕起响头来。在后面敬酒过程中，刘五只是淡淡地回应说生死报应谁都躲不过，并劝他用心抚养孩子，让家嫂九泉之下定心成果，来世再做夫妻，没有做出具体承诺。

来年正月十五晚上省城一年一度花灯会，木头西市上花灯似锦，人头攒动，卖麻花的吆喝声，蒸甍糕的汽笛声，买花灯的讨价还价声，走江湖吃嘴饭劝善人琅琅上口的吟唱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左善着便装带着两名护卫沿街观灯，当他发现一位俊俏旗人姑娘提着一款样式新颖的莲花送子花灯走进一条小巷时，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刚进巷子口，三人已被麻翻在地，待人们发现他们时，左善的命根子已不知去向，痛得哇哇乱叫。事后两名护卫说当时遇见女鬼，一个黑影在空中闪过，刚闻到一股淡香气味就晕死过去。街市上流行的说法是吃啥补啥、恶啥坏啥，左善该受报应。左善在几位金石郎中的护理下伤口稍有好转，便雇乘牛车踏上返京归故路途。从那时开始，刘五感到周围对他点头哈腰表示亲近的人多了，见面拱手叫大哥的人多了，一些红白两道上有些名气的恶人也开始在自己面前恭谦礼让，那位在“菜根香”设宴的汉子新年后趁夜色亲自送来十两银子和一对秦代兵符，同时对他说：“大哥日后一定发达，此物可做镇府之宝。”刘五当时对虎符的历史、功能、价值了解很少，只是因为有此吉祥预言，便常年拴在裤腰带上。刘五又一次记起父亲的教诲：男人要想大事、干大事，多说不如多做，凡是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也不必挂在嘴上，让它一辈子埋在心里，不见天日。

几十年来，刘五心中时刻都铭刻着父亲的音容相貌，牢记着父亲临终前对自己的叮嘱。这次返乡祭祖活动，为了突出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这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神圣愿望，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甚至经高人指点，暗地里套用清王朝皇室“会典”中大臣素服陪祭的规定，全军团以上军官戎装随行左右。清明节前一天下午刘五在马弁护卫簇拥下，率领大队人马向刘家堡子走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位骑黑马的壮汉，扎红头巾，着青衣，缚白布腰带，中间的那位持竖旗，红绸底上绣着“兵马督都刘五”几个白字。紧随其后的是五十名大刀队员，用铡刀片子作为武器装备部队是刘五



的一大发明。铡刀片子口宽刃薄,形状夸张,挥动起来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有特殊的震慑力,这支队伍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一改平日里赤膊上阵的陕西冷娃形象,穿起国民军灰布制式服装,腰间扎皮带,肩扛铡刀片。刘五骑高头白马走在大刀队后面,他穿将军服,佩紫色绶带,胸前挂满各色勋章,腰带上用银扣系着指挥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吊在腰间的两片清朝武将红色战裙,沿着马背覆盖在双腿上。刘五自己认为这身行头充分体现了“造反”和“共和”的全部意义,加上自己近四十岁男人的成熟与英俊,这身打扮着实增色不少。后面是十几人的卫队、百十人的军官,以及省城百十人的“哥老会”各山各堂各门的代表,刘五作为全省洪门最有实力的总舵主,这些人既是他起事拜将的基础,也是日后他游弋官场的力量所在。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怠慢帮会的兄弟情分。至于刘五的职务称呼,因当时还没有明确部队的战斗序列和定员编制,军政府授衔“秦军兵马督都”,洪门兄弟叫他“大元帅”,熟人称他为“将军”,反正是一省军事首领的意思,刘五都接受了。当这支队伍走到村口时,刘五禁不住在马背上失声痛哭,冷不防从马上跳下,随手解开勋带衣扣,扔掉插有羽翎的将军帽,大步向父亲的坟茔跑去,在痛哭中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叫:“大呀我的苦命的大!儿回来看你来啦!”(关中称父亲为“大”,音同达,下同)众随从即刻下马紧跟大帅跑去,村民们被刘五的孝心深深感动,一时间村落里泪雨纷飞,泣不成声。痛哭之后,刘五在父亲坟前的土疙瘩上一言不发呆坐着,任凭寒风劲吹,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到祖屋。

刘家祖屋在村子西头,坐北朝南五间宽的庄基,十丈深的墙院,依次为门房、厦房、上房,大门是按马车出入设计的两扇通体木门,没有北方农村传统门楼揭板石狮等饰物。如今被几个手持快枪大刀的威武卫士守护着。年迈的姑妈手提马灯颤颤巍巍地站在大门外等待侄儿,刘五又一次热泪盈眶,向姑妈行双膝跪地大礼。进门后右边三间房是父亲当年设馆授书的私塾,刘五眼睛一亮,看见父亲当年书写在松木板上“秋叶堂”三个正楷大字,激活了对父亲的记忆:

父亲是乡里半耕半书的先生,干农家活一把好手,背诗吟诵也是琅琅上口。按清朝教育体制,农村小学阶段的启蒙教育由私塾一类的学馆担当。在清朝末年朝廷统一印制了课本,但父亲认为《三字经》、《千字文》内容太多,不如先念会《弟子规》中的一千零八十个字管用。由于半工半读的学制和低廉的斗米收费,父亲的私塾从教孩子初步识文断字到学《四书》、背会《千家诗》、大致理解《春秋》,大约需要十年时间,

以后就可以参加设在州县的书院会考。但松散恬静的田园生活容易吹动乡民心中久远的惰性,再说花费也不是个小数目,能走出这条路的在当地绝对是凤毛麟角。但父亲的私塾却满足了农夫们字据算账的实际需要,赢得乡亲们敬重。父亲也搞不清祖上将这间私塾起名为“秋叶堂”的本意,但他喜欢秦岭山根脚的秋天,认为秋天不仅是收获的季节,而且有成熟的气魄和颜色。巍然屹立的秦岭绿得浓,红得靓,黄得纯,紫得艳,显得沉稳沧桑,博大坦荡,一泻千里,像关中男人。

母亲在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时就去世了,自己的童年是在这里听父亲教诲,由姑妈带大的。村里人都叫他小五,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小相公”,村里人都求佛拜菩萨,上香敬观音,希望自己能生一个像他这样的好孩子。小五虽然听话,忠诚,性格开朗,却对背书写字之类的事用力不上心,也少了几分天赋,跳跃性思维常常使他念唐诗却诵读出宋词,几次乡试不第,就在家中干起了农活。父亲不仅没有责备的意思,反而告诉他人各有志是天性,书中虽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是黄金陷阱。同时告诫他人生一世为官为民、为牛为马,只要自己满意就行了,人对人对事对己永不低头,不轻言“不”字。

父亲用毕生总结的学识教导小五做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可羞辱一旦落在自己头上,人生悲剧便突然发生了。那年小五满十八岁,喉结明显发育成熟、声音有些变粗、肌肉愈见发达,长长的辫子在头上盘起诱人的黑发圈。那天他同几个伙伴上山砍柴回家,父亲一人落魄地坐在炕沿上,脸色铁青,双目怒视,衣冠不整。平日慈祥的目光、坦诚的言笑、师道的尊严都不见了。刘五从未在家遇到过这种场面,不敢大声说话,小心地为父亲端上热茶,装上水烟,取出火镰,又帮父亲洗脚、铺炕褥,摆正父亲最喜爱的石膏枕头,末了说:“大,你气色不好,早些安息吧。”

“五子,不要急着走,大今晚有话要说。”父亲沉重的声音使刘五感到一丝不安,乖乖地端立在父亲面前。

“你知道为啥给你起大名刘五?大这乡下野先生也没进过大学堂,都是你爷一句一句教的。书念多了,多少懂得了一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道理,想通过教书提高乡民的道德修养,改变故里面貌。你的大名单取一个‘五’字,大也费了些心思,在我看来,五是天下最大的数了。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地有五藏,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间是人;情有五礼,仁义礼智信;财出五服,太爷父子孙;人有五福,酒色财气加上终老白喜事。你名字的本意是希望你成人后立天地

中,行规矩事,有完整人生。”

“我明白你的心思了,都是为我好,可是儿不争气,书念不好,惹大生气。”

“唉,我的儿呀!你咋这般糊涂。都怨我这误人子弟半瓶子醋的乡下野先生!咱家开馆施教几十年,我今天算是把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意思弄明白了。天下文章是写给秀才看的,秀才的样子是做给草民百姓学的。凭什么只要读书人忍辱负重,严于律己?官绅、财东、泼皮、游民、牙佻、屠沽等,为什么他们可以欺世盗名,游戏人生?儿啊!你难道还看不清,就连农夫下人其实骨子里也看不起教书匠,不是有句话说‘书坊戏坊,瞎娃的地方’吗?小五你听清,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安身立命先要强壮自己,夺天地之造化、制天命而永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男人要像个男人的样子,要想大事、干大事,不然一辈子连根鸡毛都得不到。不能在家里混日子了,带上这块祖传的蓝田玉佩,到外面闯荡去吧!走吧……”

刘五从未见到过父亲如此愤慨地自我责备,如此反叛地吐露心声,如此平静地坦荡心绪。他心里一阵紧张,生怕父亲恼怒伤身,劝父亲脱衣攒被上炕休息,才伸手接过祖传玉佩,吹灭油灯转身来到姑妈居住的厦房。

姑妈王刘氏小父亲两岁,正同儿子王魁胜谈论白天在良驹镇上发生的事。魁胜虽小刘五五岁,但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又精又能,深得家人喜爱。魁胜说:“早上大舅叫我套驴驮米到离村十几里地的镇上‘兴盛号’杂货铺子给学生娃换笔墨册纸,以前都是十斤黄米换一刀麻纸,可今天掌柜的李俊彦硬是不换,说要二十斤米换一刀纸。俊彦掌柜是当地有名的‘牛牛娃’,待人接物软硬没准头、说变脸就变脸;但言语谈吐却是标准的娘娘腔,油腔滑调善计谋。大舅一看主家有意找事,便陪着笑脸说‘大掌柜财源茂盛,莫非早上喝多了酒,把数儿记错了?’‘哎哟,这不是大学士进了寒酸店,店家这方有理了。家中面缸都空空的,哪里有钱喝酒?不像你这当先生的,一肚子诗文出口就是银钱。长安字贱,可咱乡下纸贵,你日进斗金也得让我沾个油花花,二十斤不成十五斤,十五斤不成十二斤如何?’大舅与他论理,掌柜的叫伙计们把米当街撒了一地,说谷子是瘪的、米是霉的,有意欺他‘店小人实’。当时街上剃头的卖当的、开烟馆子的打馍的,还有一些顽童围着看热闹,李俊彦这个贱人高声吼叫:‘穷书生还跟我斗心眼,也不想想你肚子里有几两油水?书坊戏坊,瞎娃的地方,还当你是个人物呢……’在场的人不时地起哄嘲笑,孩子们一遍一遍地齐声念唱‘书坊戏坊,瞎娃的地方’。大舅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都变了。天黑我才扶着大舅回来。”

那天深夜,刘五、魁胜兄弟二人提着扁担砸了“兴盛号”杂货店,打伤了几个伙计,凭着年轻气盛摆脱了众人追截,连夜赶往彬州清营投军从戎。以后听家乡来的人说,在当地族人的帮助调停下,刘家变卖了所有地产赔偿了杂货铺的损失,摆酒席答谢人情,事情了结半年后,刘老先生仙逝。据说从刘五出走那天晚上起,老人不曾开口与外人说话。

刘五返乡已经两天,此刻正躺在祖屋的土炕上,换上湖蓝色缎袄便裤,闭目养神。两天来刘五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十几年对家乡的怀念,对父亲的追思,对仇人的刻骨铭心,都是以男儿干大事业、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这种完美的人伦形式实现的。他想起了曾在这里度过的田园生活,想起了父亲的粗茶淡饭,以及一年四季没明没黑的辛苦劳作,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武装和权力可以改变命运的神奇功力。日上三竿太阳爷正威猛的时候,刘五还专程在屋后的小河里洗了个澡,当冰冷的春水淹没身体时,他情不自禁地大喊大叫,放声浪笑,享受一番儿时无忧无虑的情趣。下午刘五分别接见了乡绅族长、四亲八邻及本县衙门的官吏等各色人物,与这些人见面很多是属于礼节上的需要,除了恭维刘五、赞扬革命,就是纳贡献礼攀亲叙故,多少有些浓浓的乡音乡情,礼品银钱是收了不少,统一由管家打理,听说有一幅郑板桥的字画和部分玉器古瓷属稀世珍品。

晚饭后,他吩咐表弟魁胜(已任刘五卫队副官长)叫管家张一文到上房来,最后敲定明晨祭祖的几个重要事项。

张一文与刘五同村同宗同族,瘦高瘦高的个头撑起一张诚实的脸。其父是乡间一位小财主,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满腹经纶万贯家财,有意给儿子起了一个“一名不闻,一文不值”的反反儿名字。他长刘五四五岁,随父亲进城在商号里学做相公娃,刘五从新疆返回长安后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一文,才知道是没出五服的族亲。刘五见他通文墨识商贾还有一帮子风流倜傥的朋友,是自己日后生意和社会交往中不可多得的帮手。同时刘五心里感到最踏实的还是与一文交谈时他那一对专注诚恳的眼睛。一文也在交往中看到刘五聪明强悍义胆豪情,特别欣赏刘五说干就干的劲头,也想在世面上有个靠山,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一来一往很快成为挚友。以后两人拜把子喝鸡血酒结为兄弟,刘五把一文安插在哥老会“太白山”堂总舵担任大执事,在全盘

负责洪门日常事务的同时，替自己经营个人财产。

一文走进屋后，行标准的哥老会竖拇指合掌心、向左齐耳揖礼，说道：“大哥喊我？”

“今天城里有什么消息？”

一文走到炕前，曲身向刘五耳根靠近，盯着刘五的眼睛，平静地说：“正有一件大事要向督都禀报，菊花园山堂的麻杆儿刚才骑马飞报，独立一标统治官唐新甫今天上午在军械局院被同盟会营下学生队射杀。据说学生队的娃们半夜爬上军械局城墙，早九时许新甫上茅子(厕所)，刚出房门就被枪弹打中身亡。随后很多军警赶到，包围了军械局大院，局势得到控制，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以往遇到此等大事，刘五会像火烧了尻蛋子一样坐立不安，今天却躺在炕上纹丝不动。“新甫兄是省城里哥老会堂子最大的龙头大爷，手下兄弟众多，气魄比咱家大，革命成功却屈就统制官职务，心里也不痛快。先叫人多送点银子过去，我明日回城后即去唐府祭奠。”刘五不动声色地吩咐说。

“大哥一句话说得人心暖，我已经安顿好了。按说新甫是省城哥老会第一舵主，可其成员多为街市中皂隶摊贩、酒保优妓等劳苦人，人虽多终成不了大气候。咱家自开山以来，洪门弟兄多出自行武，人少却没人敢小视。今天发生的事还得好好思量一番，眼下可以让弟兄们挂出洪门招牌，公开拜祖，广散海底(哥老会员的身份凭证)，讲说家法，扩大地盘。”

刘五猛地起身坐在炕头，连拍大腿叫好：“管家的点子比银子还值钱，传话下去，叫兄弟们在长安城广设码头，扩大地盘，壮大‘太白山’堂的力量！”

其实一文看得很清楚，回乡祭祖只是刘五政治生命中避重就轻的一着妙棋，哥老会中不乏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经典事例，但“借刀杀人”就不同了，需要高超的谋略。也许背后刘五与省城重量级人物有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与其说是祭祖，不如看成避嫌更准确。本来宦海沉浮的游戏规则是政治家享用的跑马场，刘五一介武夫居然留心涉足，张一文心里又一次对刘五大智若愚的聪明才智心悦诚服。

一文接着说：“还有一事要向大哥禀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准备召集各省都督进京开会，讨论临时宪章等问题，吴玉堂都督叫你准备一下，说这是国家大事，叫你在乡下不要耽误太久，早日返回长安城。”

刘五睁大眼睛凝视片刻，缓缓地说：“国事是众人的事，回去看国民政府的意见